



女捕头

上

爱默丁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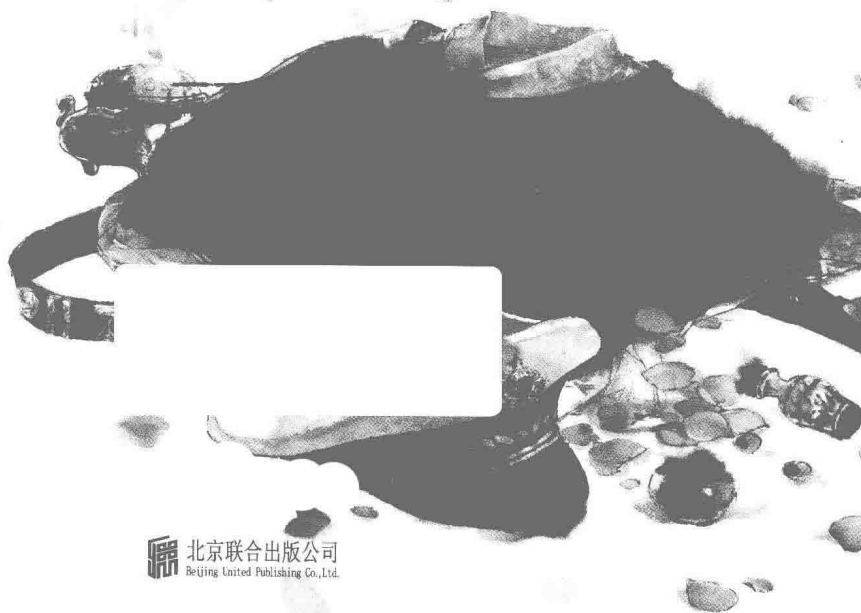
夏初向往的生活是，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
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可现实是，万岁爷拽着她的领子，京兆尹捏着她的辫子，
他们站着，不撒手，十二分头疼。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上

女捕头

爱默丁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捕头：全3册 / 爱默丁著. — 北京：北京联合
出版公司, 2015.10

ISBN 978-7-5502-6212-6

I. ①女… II. ①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21843号

女捕头：全3册

作 者：爱默丁

选题策划：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崔保华

封面设计：violet

版式设计：刘珍珍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933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53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6212-6

定价：7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010-82069336



目录



楔子	001
第一章 与君初相识	004
第二章 平生一片心	029
第三章 谁解其中味	055
第四章 初露尖尖角	080
第五章 世间千百态	104
第六章 自由自在心	132
第七章 相知不相识	160
第八章 不解心中事	187
第九章 渐欲迷人眼	214
第十章 身在此山中	241

景熙元年，刚入二月的西京城还余着年节的喜气，门板窗纸上红红的花纸还都艳着。

仁宗皇帝驾崩后，被国丧压抑了三个月的西京城终于借着新年欢畅了一把，紧接着便是新帝登基改元，大赦天下，把这新年的气氛持续得更久了一点儿。

此时该是渐暖的天气，却因着前日那一场大雪，温度好似一下又被拽回了冬天。

雪后初晴的天气，融雪成珠从檐上沿着冰凌滴滴落下，苏缜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放下杯子道：“全都烧干净了？”

“干净得不能再干净了。偌大的一个尹府，现在人是死的死散的散，周氏会想不开倒也不是不能理解。”蒋熙元摇头叹了口气。

“都过去了。”苏缜拦住了蒋熙元的话头，转而问道，“我听说那日火势正旺时有人安然走出火场，毫发无伤，有这等奇事？”

“有，是有这事。刘起亲眼看见的，当时他就在尹府外面。”蒋熙元点点头，随着苏缜转了话题。

那天尹府起了火，火烧得极大，尹府的下人一开始还忙着救火，后来看火势控制不住便纷纷逃了出来。京兆尹审了逃出来的下人才知道，这火是尹府如夫人周氏自己点的，甚至用上了火油，想来是抱着必死的心的。

那堪比国公府的大宅足足烧了两天，房倒屋塌，两边的宅子都被波及，没毁了整个宣阳坊已算是万幸了。而就是这样的火势，竟有个人全须全尾地从里面走



了出来。

据看到的人说，那人身上的衣服被燎得乱七八糟，脸被熏得乌黑，只留了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神情有些惊恐紧张。

“周氏的尸骨都烧得找不到了，可那人竟好似连点伤都没有，实在是奇怪。”蒋熙元一边说着，一边摇头，满脸不可思议的神情。

“是尹府的人吗？如今何在？”苏缜问。

蒋熙元做了个无奈的表情：“当时天擦黑了，都忙着救火，等火势弱后再寻，却找不到那个人了。”

“是男的还是女的？”

“不太清楚。那人还跟刘起说了句话，听声音只知道年纪不大。当时天黑，那人又乌黑着一张脸，实在说不上长什么样。”

“说了句话？说的什么？”

蒋熙元侧头想了想，微皱了眉头：“大概说的是‘怎么不抱井’……刘起这么说的。”

“抱井？”苏缜莫名其妙地重复了一句。

“这句话刘起听得也很含糊。我猜，抱井的意思大概是想打井水救火。”蒋熙元无奈一笑，“刘起还要再问的时候，尹府厅堂的梁便塌了，很大的声响，砸出很多带火的木屑，人群乱了好一阵，等稳下来刘起想起那个人时，却再也找不到了。要不是许多人见到，刘起还以为是自己被火烤蒙了呢。”他顿了顿，“估摸着是尹府的小厮命大，侥幸逃生了。”

苏缜“嗯”了一声，便把这事儿扔下了没再多问。沉默了片刻后，他抬眼看着蒋熙元，声音轻飘地问：“你的婚事还没定？”

“没定。”蒋熙元笑了一声，往后仰了仰，“往家里放一个呆板又陌生的姑娘，想想就觉得浑身不自在。”

“你怎知对方呆板？”

“咳，京城大家里的姑娘还不都是那个样子？或者呆板，或者骄纵。”蒋熙元做了一个受不了的表情，又摆摆手说，“舍妹既是高嫁，不必拘于齿序的。”

苏缜瞄他一眼问：“令妹是呆板还是骄纵？”

蒋熙元一滞，没想到苏缜给他下了个套，忙赔笑道：“咏薇还行，还行。最近在家专心习礼，母亲也没少在她耳边提点。毕竟是要入主中宫的，怎可与其他姑娘相提并论？”

苏缜笑了笑说：“朕会好好待她。”

“臣先替家父和咏薇谢过皇上。”蒋熙元说着便想起身，却被苏缜一个手势给拦住了。蒋熙元重又坐端正，开玩笑似的说，“家父这些日子甚是高兴，说最小的姑娘也要出嫁了，他便也没什么挂心的了。如今天下安泰，来日上表请个闲职，就等着我们哥儿几个多给他添孙了。”

苏缜垂眸一笑道：“诸事繁杂，宫里也是闷，难得出来走走，你不必这样小心翼翼的。”

“臣小心翼翼的了？”

“嗯。”

蒋熙元默默地无奈一叹，掂起茶壶来给苏缜续了茶。

他小心翼翼了吗？他是有些小心了，可眼前这位虽看着斯文，但毕竟不是善茬，连自己的父母舅舅都能算计，他蒋家又算哪根葱？

太招摇总归不是好事，纵然自己与他一起长大，关系好，可君臣鸿沟摆在那里，他有几个脑袋敢不小心啊！



夏初的心情糟透了。

李二平端着两只碗走到她面前说：“吃饭，替你盛上了。”

夏初心不在焉地接过来用筷子扒拉着，就是不往嘴里送。李二平一边吃，一边瞟着她，终于忍不住问道：

“怎么了？一下午魂不守舍的？”

“我钱包丢了。”夏初说完，撇了撇嘴直想哭，好歹忍住了。

“嗨！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李二平不屑道，“是让偷儿给摸去了？”

夏初侧头想了想。是小偷吗？应该不是。

今儿下午跟人撞上，应该算是她主动撞的人家。

对方的那身装束，虽然她辨不出到底有多好，但直觉告诉她那不是一般人家置办得起的。还有他身上的那种气质，那副让人惊艳的相貌，轻松甩出现代那些花美男好几条街，且人家毫不做作，好看得浑然天成。

要说小偷，相比起来她倒是更像个小偷，人家没怀疑她就已经不错了。

夏初想起那人的样子，脸上莫名发热，有点心虚地低下头去。

李二平当她是又在哀悼钱包了，便用筷子头轻敲了她脑袋一下说：“行了，就你那点钱还值当装个包？赶紧吃饭，一会儿好多活儿呢。”

“不是钱的问题……”夏初难过地叹了口气。

是，钱包里面确实没多少钱，就算有钱现在也花不

了，但那里有她和爸妈还有哥哥的合影，现在她只有那一张了，千金不换。

李二平见夏初的情绪不见缓和，便压低了点声音凑到夏初耳边说：“回头姐给你绣个荷包，这总行了吧？”

夏初诧异不已，也放低了声音：“你还会绣荷包？”

“你不会连荷包都不会绣吧？！”李二平更诧异，“真是姑子庵里长大，还俗跑出来的？”

“难道女子都得会绣荷包？”

李二平上上下下地打量她几眼说：“啧，要不是我亲眼瞧见过，还真要以为你是个男子了，这话也问得出来。”

夏初促狭地瞄了瞄李二平：“哦，我最近看阮喜哥腰上扎眼得很，他那新荷包是不是你绣的啊？啧，那我可是不敢让你绣了，回头阮喜哥以为我跟你有什么，我可就说不清了。”夏初说完往旁边挪了挪，与李二平拉开了点距离。

阮喜与李二平是一个村的，自小一起长大，只不过阮喜家里更穷，他想求娶李二平，可李家瞧不上他家，不答应。俩人偷偷合计着一起做工攒钱，等攒够了就离家私奔去，可阮喜又怕李二平在别处做工被人欺负，所以才有李二平女扮男装做杂役这么个事儿。

李二平听夏初打趣她，倒也不害臊，凑近了夏初说道：“也行啊。可惜你是假的，你要真是男子，我便把你领回家去，瞧瞧，这清俊的小后生，怕是要羡慕我们一村的姑娘了。”

“去！还清俊小后生呢，我这脑袋都要长毛了……”夏初挠了挠头，那一头短发藏在帽子里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长长，搞得她现在睡觉都不敢摘帽子。

李二平用手肘推了推她：“赶紧吃饭吧，管事的来了，再不吃飯来不及了。”

夏初点点头。饶是她心情再低落也得把这碗饭吞下去，不然之后几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可是顶不下来的，在生存面前，情绪这东西真是无足轻重。

唉，她的照片啊！

此时，夏初心心念念的那张照片正被苏缜捏在手上，龙书案上摆了个托盘，托盘里放着个人造革的钱包，钱包上的黑猫警长目光如炬地看着苏缜，旁边几张人民币，还有两张卡。

苏缜反复看着那张照片，他纳闷这张小画到底是画在什么材料上、何人所作，怎画得这般栩栩如生。画中人的发饰服装都很怪异，绝不是景国的打扮，却



也不像西夷、北狄或者东洋那些人的样子。

莫不是什么山中异族？苏缜想了想又摇头，那人官话说得蛮好，不像是什么未开化的地方出来的。

苏缜又拿起那两张卡看了看，上面的字虽怪异但他还是认得的，认得归认得，组合在一起却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正当这时，安良走了进来：“皇上，闵风过来回话了。”

“他怎么说？”

“回皇上，闵风说那人后来确实回到原处寻过东西，没寻到颇为失落，后来闵风跟着他一路到了城南升平坊。”

“小信？”苏缜说完后又自我否定地摇了摇头，那人长得倒是清秀，但若真是小信，倒不至于穿得那么差。

“闵风说他是从荷花馆后厨的门进去的，应该是杂役，他暗里看了一会儿倒是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哦，闵风还说，那人没什么内力修为，顶多算是身手灵敏些罢了，谈不上会功夫。”安良说完低了头站到一边说，“皇上可要召闵风进来问个详细？”

苏缜又把托盘里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扫了一遍，将那照片拿了起来，对安良挥了下手道：“这些拿下去收着。”

安良端起托盘领命而去，苏缜又瞧了瞧照片上的两个小孩儿，目光在那男孩儿的脸上停了停，微微皱了皱眉头，然后顺手拉开暗格丢了进去。

酉时，到了起灯的时辰，荷花馆这种地方便开始忙了。后厨，夏初奋斗在一擦擦的脏碗中，用刷子蘸碱水奋力地刷着污物。

半月前她还在车水马龙的都市，那时她也是这样，在一家餐馆的后厨奋力地刷着碟碗，快收工的时候她走出后厨去休息，刚走了几步，就听见一声巨响，身后一股热浪把她推得几乎是飞出门的。

等她从地上爬起来时，身边已是一片火海，她本能地往外跑，等跑出来就发现一切都不对劲了。

夏初后来回想起来，那餐馆大概是燃气爆炸了。她想到这点时难过了好一阵，那后厨的人待她都不错，老板娘念她是孤儿勤工俭学，常会多给她一点儿钱。如今她被崩到了这里，其他人却不知道如何了。

至少她离开火场的时候没有看到别人。

她是在火场旁边遇见的李二平，那天李二平正从家去荷花馆经过那里，见她

衣衫不整便从包袱里掏出衣裳给她披着。夏初脑子空空满心茫然，遇见了李二平就像遇见了救苦救难的菩萨，想也没想就跟着李二平走了。

李二平一路没理她，快到蒔花馆的时候才回头对她说：“姑娘，我要去的地方可是青楼，你快别跟着我了。”

夏初直愣愣地看着她，脸色苍白，嗫嚅半天只说了一句：“我害怕。”

除了当年遭遇家中剧变，悉闻父母哥哥遇害时她感到过恐惧之外，她还从没有那么害怕过。遭遇爆炸已经够吓人了，死里逃生后，竟发现连时空都变了。她觉得自己的心脏真是足够强大，换了别人怕是直接吓死了。

“你是尹府的人？你可还有家人？”李二平问她。

夏初捏了捏衣服里的钱包，点点头又摇摇头。李二平看了她一会儿，伸手拉住她的胳膊说：“莫不是吓傻了？真是……”

李二平比夏初大一岁，与夏初身材差不多，也是瘦高瘦高的。她家也是穷苦人，莫名其妙捡了个姑娘无处安置，只好也将夏初扮了男装，带她进了这蒔花馆的后厨做杂役。

夏初用了两天的工夫把自己的情绪平复了下来，眼下既然来之也只能安之。总的来说，她的生活与以前也差得不太远，以前她在后厨刷碗，现在还是在后厨刷碗。

只是可惜了她的梦想。

她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能回去，古代往哪里去找燃气爆炸呢？而她也不能平白无故地去点了谁的房子，再者，万一大火里回不去怎么办？她不愿意用烧死自己这法子去做实验。

夏初直了直腰，反手抹了下鼻子。

这时李二平进来，麻利地用大木盆盛装洗净的碗，夏初看她换了身齐整干净的衣裳，便冲她笑了笑问：“又忙不过来了？”

李二平撇撇嘴道：“一帮有钱没地方花的臭男人！我才不愿意去前院，腻歪看那些嘴脸。”

“前院有时候能拿到小费呢，你埋头干你的活，不看就是了。”

“小费？”

“嗯——赏钱吧。你看那些茶奉，听说赏钱比月钱还多。”夏初笑道。

李二平也笑，忽然停了手里的动作对夏初道：“小初，需要钱归需要钱，但前院赏钱再多你也别想着往前院凑，毕竟是女子，别让人占了便宜去。”

夏初一指自己，笑道：“我现在的个男人模样，谁会占我便宜啊。”



“那帮臭男人有的是男女通吃的主，你扮了男装也是个清秀模样，若是让人占了便宜……”李二平手里的动作顿了顿，沉默片刻后神情严肃地道，“总之小心点儿没坏处，你可千万听我的。”

夏初心头一暖，屈指往她脸上弹了些水星儿，笑道：“我知道了。别光说我，你也一样，自己可要小心点儿。”

李二平哼笑了一声，又拍了拍袖子低声道：“我这藏着柄小刀，谁敢欺负我，我就亮家伙给他看，吓不死他！”说完，她便端起沉甸甸的木盆大步走了。

夏初看着李二平的背影，觉得自己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初到这里便遇见了这么一个好朋友。她琢磨着，倘若将来自己有能力了，定要千倍万倍地回报于她。

想到这里，夏初转身对着那一堆碗刷得越发卖力气。

临近亥时，夏初洗完了一拨的碗，正坐在石阶上歇腰，隐约听见了一阵叫喊声。青楼里有人叫喊也不是稀奇事，虽然来蒹花馆的人大多人模人样，有钱或者有身份，但喝多了酒起口角，或者为了一个姑娘两厢争风最后大打出手这样没风度的事，也不是干不出来。

夏初起初没在意，只不过那叫喊声却像波浪翻滚似的，声音越来越大，从前院蔓延进了后院厨房。

大多数人都停了手里的活计侧耳听着，正在后院拎水的茶奉阮喜耳力颇好，他听见那阵喧闹后不禁变了脸色，回头对其他人说：“我怎么听着好像是……杀人了？”

“杀人？”后厨静了片刻，一众伙计面面相觑，似是半信不信的样子。

“你听错了吧？”

“许是听错了？我看看去！”阮喜把茶壶“咚”的一声放在灶台上，转身便往前院跑。还没等他跑到后院门口，就有几个人快步走了过来，阮喜一把拦住与他相熟的范有余问道：“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雅院死人了。”范有余也是个茶奉，手里还拎着个空茶壶。范有余答完阮喜的话，又转头看着夏初伸手往前院的方向一指道，“你去看看吧，李二平杀了人了！”

“谁？！”夏初觉得自己像是听错了，忙分开人群走过去问，“你说谁杀人了？”范有余又一字一字清晰地重复道：“李二平杀人了。”

阮喜的脸色登时白了，手还抓着范有余不肯松开，“怎么会是二平？！二平

人呢？二平呢！”

“那肯定还在雅院啊！我从前楼过来打水，刚走到雅院门口就看好多人往外跑，说李二平杀人了。”范有余看着阮喜，疑道，“你咋的了这是？脸这么白？”

阮喜没说话，松开了抓着范有余的手，转身又拉住了刚从前院过来的厨子马庆全问：“马大哥，怎么回事？怎么会是李二平？”

马庆全拍了拍阮喜的肩，缓缓地摇了摇头说：“不知道，都这么说而已。你别慌。”

别人不清楚阮喜和李二平的关系，夏初却是知道的，她走过去拽了阮喜一下说：“走，去雅院看看。”

所谓雅院，便是区别于敞厅楼面而言的，比较私密，所以院子里的灯都点得昏昏暗暗，借以掩盖雅院中可能出现的不雅，所以只求照出路在哪里，别让人跌跤就好。

夏初和阮喜从雅院西角门进去，阮喜喊了一声“二平”就往西游廊跑了过去，夏初跟过去，见李二平正被个护院按坐在雅院游廊的西北角，衣服领口和上襟的布扣是扯开的，脸色煞白。

“二平，二平！”阮喜和夏初喊她，她却全然没反应，只是直愣愣地看着西南角，好似灵魂出窍一般。

夏初顺着她的目光往西南角看，那边黑压压的一片，能见度极低。她刚才就是从那西南角的角门进来的，这时努力地看去才看出那地上趴着个人。

游廊里平整的花砖上有一片的颜色看着比别处深，应该是血迹，空气中有一股血腥味，混着香粉和酒气，冲得人鼻腔发堵。

院子里站了不少人，嗡嗡地议论着、指点着，不知是谁喊了声“九姑娘来了”，这一句就像一巴掌拍死了蚊子，整个院子霎时就安静了下来。

九姑娘是这苕花馆的老鸨，唤作九湘，因为人还年轻靓丽，所以人称九姑娘。夏初听过这个名字，知道她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但是没见过。听人一说，夏初便回过头去，见雅院北院门外施施然走进一个女子，一身烟霞色罗裳，罩着件月白的滚边棉氅，身形颀长，举手投足都别有风情，却并不很风尘。

夏初晓她年轻，却没想到竟是这般年轻，看上去不过二十岁的年纪。九湘的身后还跟着个男子，身高腿长，轻裘长衫束着腰带，一看便是个富贵的主儿。

那九湘进来之后便安排人去多添些灯盏进来，又问有没有报官，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便拢了拢身上的棉氅，在游廊中坐了下来，与身后的男子笑言几句，一派云淡风轻，似乎一点儿不觉得死个人有什么大不了的。



夏初不禁皱了皱眉头，扭了脸不再看他们，转而低声问李二平道：“二平，人真的是你杀的？”

李二平一听，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浑身打着战看着夏初拼命摇头。

“不是？”夏初心里稍稍一松，转头看了阮喜一眼，阮喜抹了抹眼角，轻声安慰李二平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不是就好，你别怕……”

阮喜的话音未落，却听李二平说：“我，我不知道……”

夏初一听不由得愣了一下，正要再问，就听旁边有人插话道：“怎么连自己杀没杀人都不知道？”

语调轻飘飘的，好像还带着点笑音。

夏初顺声音看过去，见是刚刚那位走在九湘身后的男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蹲在她旁边了，手肘架在膝上，一边朝李二平问话，一边漫不经心地四下打量。

夏初看他长得人五人六，表情丝毫看不出凝重，凤目微挑，倒像是在笑，不由得心头火起，脱口道：“我说这位，你是在问案，还是在这里看热闹？”

蒋熙元微微一笑，调侃般道：“怎么，是不许问案还是不许看热闹？”

夏初冷哼了一声道：“问案有警……官府呢，轮不到旁人指手画脚，回头破坏了现场暗示了人证，给别人添麻烦。要是看热闹就更不该，一条人命，岂是热闹？穿得倒是像样，却没半点儿恻隐之心。”

蒋熙元挑了挑眉毛，心头微恼却也没动声色，等夏初说完，他才道：“那你是在问案，还是在看热闹？”

夏初沉着脸，硬邦邦地说：“她是我的朋友。”

蒋熙元远远地指了指尸体说：“那是我的朋友。”

夏初被他噎得一愣，明知这人就是抬杠，却也说不出什么来。身边的阮喜用手肘捅了捅夏初，急急地让她别再说了。夏初冷冷地横了蒋熙元一眼，不再理会，重又拾起话来缓声问李二平道：“事情的经过是怎样的？你还记得起来吗？你别慌，慢慢想。”

“我……我刚才往雅院的茶水间送洗净的杯碟，送完了出来往后院走，经过那间房门口时里面出来个男的，我就退开半步让路，可，可是……”

夏初回头看了一眼问：“哪间房门口？”

“就是南廊最西边那间。”李二平看过去，目光瞟过尸体时惊慌掠过，低下了头，身上微微地发颤。夏初轻轻抚了抚李二平的肩头，鼓励道：“别怕，二平。你继续说。”

李二平深吸了一口气，继续道：“他一身的酒气，我给他让了路他却不走，

伸手过来抓我，我推开他往后院跑，没跑两步他就从后面把我抱住了……”李二平说到这里又忍不住哭了，捏着夏初的手，声音也大了起来，“他那些话说得恶心，手……手还四处摸……我吓坏了，就掏了刀子出来。我就是想……就是想吓唬吓唬他，我没想杀人！我真的没想杀人，我不知道怎么他就死了，我真的不知道……”

夏初看李二平这惊慌的样子，便安抚了一下，换了个方式问道：“你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杀的他，那你的刀有没有伤到他呢？”

“我……”李二平支吾了一下，看看夏初又看看阮喜，阮喜赶忙道：“是不是没有？你好好想想，是不是没有？”

夏初犹豫了一下，还是拦住了阮喜的话：“阮喜哥，你别这样教给她，一会儿官差来了验了尸体，要是发现二平撒谎了反而更麻烦。”

阮喜一听便生气了，对夏初高声道：“怎么是撒谎？二平怎么会杀人？夏初！二平素日怎么对你的，这时候你竟不帮她说话！”

夏初急道：“我就是知道二平对我好我才要帮她，你这样胡乱教她，那是害了她！”

“你倒是懂得不少。”蒋熙元忽然说了句话，又眯起眼睛侧头看了看夏初。见夏初蹙眉打量自己，便又漫不经心地笑了一下，打了个手势让她继续。

夏初又问李二平：“你的刀有没有碰到东西总该是有感觉的，仔细想想看，碰到没有？碰到几处？”

“我，我不会使刀，胡乱地划拉罢了。”李二平怯怯地说，“好像……好像是划到了东西的，可能有……”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仔仔细细地想了想，“可能有三四刀碰到了东西？”

夏初听完后又往尸首的方向看了一眼，喃喃自语道：“不应该啊……”用刀划能划死人？划出这么多血来？除非划到主动脉了，可眼下是冬天，衣服厚，该是没这么容易吧。

“二平，当时有没有目击者？我是说，有没有人看到整个案发的过程？”

李二平摇摇头说：“我，我不知道。”

蒋熙元忽然站起身来，直了直腰板说：“行了，官差应该快到了，先起来吧。”

夏初没有理会他，可还没等她再问出下一句话来，就听外面有人喊京兆尹冯大人过来了，紧接着，四个捕快加一个捕头，跟着京兆尹冯步云从中门走了进来。

官差到了，护院把李二平交给了捕快，夏初和阮喜便作为闲杂人等被清开了。

蒋熙元跟着夏初走到一侧，伸手要拍她的肩膀，夏初往旁边侧了一步闪了过

去说：“有事儿说事儿，别动手。”

蒋熙元悻悻地摸了摸鼻子，心说这小子长得确实不赖，清秀如女子一般却也不乏英气，只是这性格也太冲了点儿，眼里也看不出人的身份高低来，难怪只做个杂役。不过看他问案说话颇有条理，倒像是有些见识的，莫不是什么富贵人家出了变故以致如此？

蒋熙元评测夏初的时候，夏初也在揣测蒋熙元。

她猜这男子定也是官府的人，不然不会把时间掐得这么准，说官差到官差就到。那定是十分了解府衙到这里的距离，知晓官差接案、问讯并派人前来的流程的。

这么年轻，最多也就是个刚入品的小官吧？或者官二代？

夏初微微侧头偷眼去看蒋熙元，蒋熙元也正巧在悄悄地打量她，这目光一碰，两人赶忙又都闪开了去，各自都觉得落了下风。

京兆尹冯步云进了雅院后又命人添了火把，把院子照得十分明亮。冯步云四下扫了一眼，目光一顿，提袍往夏初的这个方向走了过来。

夏初心里“咯噔”一下。

她当然知道这位京兆尹不会是冲她来的，不是冲她，那便是冲她身边的这位。连京兆尹见他都这个模样，看来这人不光是官，而且这官还小不了。

冯步云走到蒋熙元跟前停下，拱手笑道：“蒋大人怎么也在这里？”

“碰巧了。”

“哦哦。”冯步云依旧笑着说，“蒋大人对这案子可有什么看法？”

蒋熙元笑得越发开怀道：“冯大人说笑了。作作尚未验尸，案犯还没被问话，下官怎么会有看法？冯大人查案吧，不必理会下官。”

夏初在一边听着，暗暗奇怪。她觉得京兆尹应该是个很大的官了，这个姓蒋的自称下官，明显官职没有京兆尹大，怎的那冯大人却透着一副恭敬的姿态？这是个什么路数？

夏初奇怪，别人却是不奇怪的。

这蒋熙元的官职确实没有冯步云高，一个是四品的刑部侍郎，一个是三品京兆尹，但是架不住他蒋熙元背景深。

且不说蒋家一门武职，祖父是骠骑大将军，父亲是兵部尚书，就说他自己，那可是陪着皇上长大的主儿，深得皇上信任，又有从龙之功。况且，但凡长了耳朵眼睛的官员都知道，蒋熙元的妹妹，那可是要入主中宫的皇后！

这样的背景，莫说他一个京兆尹，就是太师太傅之流见了也是不太敢摆架

子的。

冯步云听了蒋熙元这番话，忙唤了仵作进来，又对赵捕头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让他警醒着点儿。赵捕头心领神会，便嘱咐了仵作几句。

九湘告诉冯步云，说死的人叫龚元和，是尚书令吴宗淮的内侄，蒔花馆的常客。冯步云一听，心里先凉了半截儿。这死者要是个寻常商贾富户也就罢了，偏偏是个官家的子弟，官家子弟还不算，竟是吴宗淮的内侄。处理不好恐怕麻烦得很。

赵捕头问询了一圈之后，便走到冯步云跟前，面目端肃地道：“大人，我刚才问过了，行凶者是这蒔花馆后院的杂役，叫李二平……”

话刚说到这里，就听有人高声道：“尸体未验清，案情不明朗，你凭什么说她就是行凶者！”

众人一惊，都顺着声音看过去，见说话的是一个杂役打扮的小后生，便又都不屑地转回了头。唯有蒋熙元暗笑，心道：合着他倒不是单单对我，连衙门官差竟也丝毫不惧。

蒋熙元心里平衡了一些。

赵捕头有点恼，不客气地斥道：“滚一边去！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这哪有你插话的份儿！”

蒋熙元虽不喜夏初，但更不喜京城官差这副恶吏的样子，便瞥了冯步云一眼，冷声一笑。冯步云立刻就摸到了风向，一边对赵捕头呵斥，一边使着眼色道：“要什么威风？说你的就是了。”

赵捕头明白了冯步云的意思，少不得收敛些，不再理会夏初，继续说道：“那李二平已经认了，这刀是她常日里带着防身用的。今日龚元和酒后意欲轻薄，争执之下，李二平便拔了刀，大概是失手将龚元和捅死了。”

“仵作的伤还没验出来，怎的就能定了是李二平失手捅死的？”夏初又道。

要是搁平时，赵捕头刀都要拔出来了，只不过今天碍于蒋熙元在，少不得忍了性子，冷声说：“尸首在那趴着，行凶者在那坐着，这刀沾了血在地上扔着，两人之前也确实起了争执，行凶的也认了这刀，你说能定不能定？”

夏初往前一步：“既如此，烦请这位官爷告诉我，您手上这刀长多少宽多少？那死者身上的伤又长多少，深多少？共有几处伤？都伤在哪里？致命伤是何处？是否都是刀伤？”

行啊！挺专业啊！蒋熙元暗暗点头，少不得又看了夏初几眼。

那赵捕头被夏初问住了，瞪着眼睛憋了半天憋出一句：“告诉你？老子凭什么告诉你！你他妈……”